

秋江

目次

一	這菴清靜得很	一
二	好一片秋天江景	九
三	渴者甘飲	四
四	誤解了琴音嗎	六
五	大長天日子呵	六
六	綠蔭深處一樣的苔深泥滑	五
七	黃昏時候	四
八	園子裏是冷清清的	三
九	一個夢	二
十	你可說了一句真話	二
十一	你該用功了	一
十二	馬上去臨安	共

十三	逃出了佛門.....	二〇
十四	秋江趕船.....	二二
十五	感謝公公.....	二七

一 這菴清靜得很

天上的太陽，被樹蔭遮着，猶如搭了一座涼棚。雖然漏出了些微陽光，穿過樹葉，可是陽光的力量已很薄弱了。就在這林蔭深處，有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着。人在樹蔭下走，好像是走進了淺綠色的玻璃缸內，滿身都映了綠色。來的這位年輕相公，人有二十上下年紀，頭戴一頂藍色遠遊巾，身穿一件深藍色的亮紗衫子。生得五官端正，儀表不俗。他搖着扇兒，緩緩的走。後面跟着的一位十六、七歲的書僮，挑着一担書箱行李。一手扶了担子，一手只管擦頭上流下的汗。

只聽那年輕的相公說：「哎呀！這一路跑的熱得很，也不知這條道是不是到水雲菴去的？」那書僮道：「剛才下船的時候，船老大告訴我們，順着這條林蔭道，也不過二、三里路程，就到水雲菴了。原來這裏離建康城並不遠！」

於是主僕二人順了一條大路，迤邐向前。走到林子盡頭，忽然望見前面一帶紅牆，正中開了一座半圓形的大門。書僮一指道：「相公，到了！那裏一定是水雲菴。」那相公點點頭，二人走近一看，果見大門上嵌了石匾，大書「水雲菴」三字。

那書僮放下担子，上前去叩打門環。不大一會，廟門打開，却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尼姑，便道：「施主，你們找哪一位？」那相公向前施禮道：「小生姓潘名必正，特意來拜見這裏的住持

法成師傅。」那尼姑忙笑道：「相公請進罷，我去給你回稟。」

潘必正點點頭，讓書僮挑着担子在前，隨着尼姑向裏走。足下是鵝卵石路，沿路石縫，青苔長得幾分厚。兩棵樟樹，綠葉蓬蓬，把一座前院密遮得無半寸空地。進到菴裏，自有一陣涼氣襲人。潘必正道：「請問師姑上下怎樣稱呼？」那尼姑道：「小尼道全，也是住持的弟子。潘相公，請先到知客室歇息罷。」潘必正道：「不必了！這院裏就很好，請師姑給我們通稟一聲罷！」道全說：「請相公稍待，失陪了！」說着自進裏邊去。潘必正見尼姑走後，就笑着對他的書僮道：「進安，你看姑奶奶這廟裏，真是清靜得很！」進安也笑道：「真是神仙的住處，在這裏借地讀書多好啊！」

這已經是七月尾的天氣，早起晚歇，雖是江南，已是不太熱了。水雲菴裏本來樹木叢密，早上起來，加上鐘聲佛語，靜中過着，越發的覺着秋意蒼涼。

老尼法成在後殿上完了早課，正站在殿前，打算趁着這股涼氣沁人，到廟前廟後看看。忽見道全進來稟道：「師傅，前面有人求見。」老尼道：「他姓什麼？做什麼來了？」道全道：「他說來拜師傅。問過姓名，他說姓潘。」老尼道：「多大年紀？」道全道：「二十左右。」老尼道：「哎喲！莫非是我姪兒來了？快快請進。」道全稱是，她轉身出去。

一會兒，潘必正隨着道全進來了。只見殿前站着一位年過五十的尼姑，身穿藍夏布僧衣，手持塵尾，正含笑望着他們，心裏知道是他姑母了。那老尼法成，也遠遠望見了必正。見他後面還

跟了一個書僮，挑了行李。

老尼迎到殿台上，便道：「來的是姪兒嗎？」潘必正道：「姑母，正是你姪兒必正。」說着，走上殿台，便要下拜。老尼攔道：「此是觀音佛殿，到此應先禮佛，然後再講家中之禮。」必正聽了，便隨老尼走進殿來。

潘必正一進殿門，只見正面是雕花紅木的神龕，中間塑着一位白衣、素面、赤足的觀音菩薩。側頭一看，只見有一女子，坐在神案右角，低聲的念着經，細敲着木魚。他以為觀音下來了，竟是看呆了。

原來這位女子，身穿一件白布印竹葉的衫子，正和觀世音一樣。她是帶髮的尼姑，頭上梳着盤龍髻，腦後垂着一縷青絲。看她年紀不過十八九歲，眉梢彎彎，兩目如水，那張鵝蛋臉兒，正好似蓮花一樣。這尼姑見殿外走進一位明眸皓齒、神采照人的少年公子，也不覺看了兩眼。

老尼法成對潘必正說：「姪兒，快來拜過觀音。」潘必正也不好再看那尼姑了，只好跪在蒲團上對觀世音拜了三拜。然後請老尼站在上首，又拜了幾拜。回頭叫進安進來，先拜了佛，又拜過了姑奶奶。

老尼道：「此地不是講話之所，姪兒隨我來罷。」於是引潘必正先向她屋子裏走去。這裏一帶雲廊，長廊末端，有一扇雕花門，推門進去，只見座北朝南三間正屋，兩旁兩間都垂了竹簾。正中一間，靠壁懸了觀世音大士圖。兩邊還懸了一副對聯，乃是：「熟熟無愁地，心清聞妙香。」



大士底下，有張長紫檀桌，上面陳列着古瓷瓶，紫檀爐，泥金古盞花盆，盆裏栽着許多花草。長桌兩面，左邊兩把太師椅，中間放着小圓桌。圓桌子上面，也垂了一副白蓮花圖。右邊放了三個蒲團，有一尺來高，上面垂了一副字帖，乃是金剛經。下方放了一張美人榻。

潘必正被引進來，就在椅子上坐下。進安挑了担子，歇在廊簷下，進屋來，也歇在蒲團上。老尼坐在上首椅子上，因道：「那年和家中人一會，我兒還小哩，只有十一、二歲，如今倒長成人了。」潘必正道：「父母都很掛記姑母，只是姑母方外之人，不可吵鬧，所以少來問候。」老尼道：「這書僮是哪裏人氏。」潘必正道：「他也姓潘，在和州居住，論起輩分來，比姪兒小一輩。」老尼道：「那倒是一家人了。姪兒這回來，是從建康經過呢？還是特意來探望老姑母呢？」潘必正道：「姪兒一來是探望姑母。二來呢，姪兒說出來了有些慚愧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然門響一下，原來是方才觀音堂裏那位尼姑進來了。老尼道：「妙常，與你引見引見，這是我俗家姪子，名喚潘必正。」說着，將手招了一招，便道：「必正，這是我徒弟，名叫妙常。原來俗家是姓陳，寫畫都好，也懂得詩詞，才華不凡。」潘必正聽了，趕忙施禮。妙常打個稽首。潘必正道：「仙姑請坐。」陳妙常望旁邊一站，因道：「小尼有事，不了。」她雖這樣說了，却並沒有走開。

老尼又問必正道：「適才姪兒何言慚愧二字，我有些不解，請道其詳。」潘必正起身，次往臨安赴試，姪兒應命前去，第一二場，卷子自己看來，也還得意。」老尼道：「那

望的了。」潘必正又有點懊喪地道：「一二場對付過去，馬上就入三場的了，不料忽然

來，先是頭暈，後是大燒大熱，不省人事，這樣，就沒有入場了。後來三場考過，姪兒的慢的好了。這樣一來，姪兒自然是榜上無名。想起在家赴臨安之際，許多親友相送。今日

依然故我，雖說是因病未考，誰又肯信，真是拿什麼臉面見人呢！」老尼道：「這也無妨，

且夕禍福，誰又能料。親友們是會相信的。投考的相公，誰敢說自己必中呀！好在這科不中，

科再來罷！」潘必正道：「是的。姪兒想加緊用功，下科雖不能必中，我自己不能不努力赴之。」老尼點頭道：「好！少年人應該要這樣。」潘必正又道：「姪兒因見姑母這座尼菴，花木幽

深，又無閑人往來，真是讀書幽靜的地方。姪兒想借一間房子溫習功課，姑母說可以嗎？」老尼

道：「可以的。我這裏有座避暑樓。有人題了一塊匾，叫着『綠蔭深處』。你就在那裏安排讀書

之處，本來姪兒來了，我也要留你住些時候呢。」潘必正道：「那就多謝姑母了。」老尼見妙常

還在這裏，便道：「倒茶來。行路之人，一定是口渴的。」

妙常自到菴堂以來，還沒有倒過茶，倒茶自有粗工尼姑去做。但是今天叫倒茶，似乎是好意。答應了是，就轉身去倒茶。一會兒工夫，倒了茶來，共是三碗，拿隻托盤托着。先給老尼一碗，順手再給進安一碗，最後才給潘必正一碗。當她送茶的時候，兩手托着托盤，微微拱起，口裏道：「相公，請用茶呵！」這茶碗是青花細瓷碗，上面有茶碗蓋子，下面有托子，細緻得很。

潘必正起身接碗道：「仙姑，生受你了。」

喝茶已畢。老尼道：「姪兒無事，我陪你去看看避暑樓罷！」潘必正道：「使得！」老尼道：

「妙常，你去叫道全快去『綠蔭深處』樓下打掃一番，我們馬上就去。姪兒這鋪蓋，進安不用挑，可以進去和廚子一處歇息，行李等物件，自有人安排。」妙常答應了聲是，就飄然退去。老尼帶了潘必正，順了石道一面說話一面前進。進園不多路，便是那個草塘。五棵柳樹，圍着大塘沿栽了。園裏也有三四塊地，栽滿了夏花。其餘便是佛菴裏種的菜地，約莫也有四五畝。繞着柳樹一轉，便見一座樓房。左邊栽了一叢竹子，約莫有百十來竿。右邊却栽有四叢芭蕉，映得那樓房底下清涼碧綠。隨意栽了鷄冠花，夜合花，鳳尾草之類，夾着一條路，微彎着通達樓下。樓下住房，一共三間，都是雕木的門窗。正屋中門，有塊橫匾，題曰：「綠蔭深處」。潘必正道：「姑母這菴堂，佈置得真好，一點也不覺得燥熱。」老尼道：「是嗎？那末，這好的地方姪兒更要用功讀書呀。」說時，信步走來，已到樓下。這樓共是三間，有梯在外，可以登樓。樓下三間，中間是客室。中間一張圓桌，列了四副瓷墩，一副棋盤，兩盒棋子。左邊一張長桌，上面放了一張七絃琴。窗戶對過，四張紫檀椅子，兩個茶几。靠門旁邊，還有一張湘妃榻。左邊懸一張耕雨圖。右邊懸一張櫻筍圖。掛了一副對聯，乃是：「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」。

老尼引着潘必正進來，問道：「這裏姪兒住得慣嗎？」潘必正道：「喲！這裏簡直是神仙洞府呵！」老尼道：「住得慣就很好。這是預備給你睡的房子，你看怎麼樣？」說着，將左邊屋門一推。潘必正伸頭一看，見寫字長桌，紫檀椅子，描花衣櫥，雕花床，上面垂有細紗蚊帳。潘必

正道：「這好地方念書，還有什麼話說。」老尼道：「這座樓房乃是作爲招待貴客的所在。不久的時候，這裏建康府知府張于湖來過一次，就住在這裏。」潘必正道：「張于湖曾住過這裏？姑母認識他嗎？」老尼道：「他是地方官，在禮上當然要款待的。但他來時，我們並不認識他呀！」潘必正道：「他是我父親的門生，我們是世交呵！我正打算看望於他呢。」老尼道：「看望於他，我甚爲贊同。」潘必正把頭向外邊張望一下，因道：「樓上我還沒有上去，我想這樓上，面臨長江，一定不壞。」老尼笑道：「好的，我帶你上樓。」

於是她在前引路先上了樓梯，潘必正跟了上樓。這樓上與樓下不同，是三間屋子打通的。掃得乾乾淨淨，只擺了八把竹椅子，另外四個茶几，中間擺一張圓桌子，此外沒有擺設。樓上三面臨空，臨北那一方是牆壁，上面貼着好些個遊人詩詞的紙條。向這正中窗上一望，只見樹木成林，有無數的村莊。最好是菴堂前面，楊柳排成了行，西南風一吹，柳樹梢子，捲成綠浪，煞是好看。樹影以外，就是長江。東西兩頭，長江是由天邊來，仍舊是流上天邊去。南北兩岸，南岸這邊，多半是柳樹，加上些漁村，也頗有點風韻。江北岸，一片蘆葦，稍遠的地方，有兩座小小的青色山影。

老尼道：「這裏看風景，很不壞罷？」潘必正道：「上這一層樓，看秋江風景，尤其是好。你看呵，幾片白帆，在這一望千里的江景裏，像是幾隻飛鳥一般。不是長江，看不到的呀。」老尼道：「你看啦，那柳樹分開的地方，有個小碼頭，名字叫柳樹灣。每日不少的船，由那裏進

出。你看，那不是一隻船開出去了嗎？」潘必正看時，果然有隻船，在柳樹分開的所在，划出江去。那船帆剛是扯起，白色的羽翼，對着長江的中心直撲了去。他心想，在這裏望江景，太好了！

這時，忽然樓底下有人叫道：「師傅，有人在知賓室裏，等你說話呢。」老尼道：「曉得了。姪兒，你自己隨意玩一會，前面有客我要去會一會，等一會再來談罷。」潘必正道：「姑母請便。」老尼匆匆下樓。在樓下，跟老尼同行的，正是妙常。你看她輕衣緩步，目不邪顧，在太陽下踏着影子，就這樣走了。

二 好一片秋天江景

潘必正一人丟在樓上，心想，何必忙著下去，應當多看一看。現在姑母答應這所好房子給我，沒有事的時候，還可以常來呢。因之在樓上三面望了一望，不覺又看到那堵牆方面去。覺得那些零碎紙頭，貼了滿牆，雖然也有好的詩句，究竟不大多。其中有白紙一張，筆墨飛舞，寫了一副對聯。對聯是：「聽來春樹詩，大江東去；唱罷秋聲賦，北雁南飛。」下面題句：此次南來，覺江山猶是，而人事已非。登樓一望，百感交集。失羣孤雁，無此慘痛也。下面本來還有兩行字，却又用墨塗了。潘必正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。心裏想道：「這是什麼人題的。看這個字

跡，好一筆衛夫人體，這莫非是個女子？」想了一想，沒有頭緒。正在這時候，長空裏忽有嘹亮的雁聲，由頭上飛過。趕忙走到窗戶邊一看，只見水天相接之處，正是來了一羣雁，排了一個大人字，在頭上飛過。想道：「北雁南飛」，這不是很好的一點詩料嗎？為什麼把名字塗了呢。因看雁到了窗戶邊下，不免對長江又看了一看。

這時，只見揚子江岸，這一排全是柳樹，有的三五株樹一處，有的十幾株樹一處，現在雖然入秋，樹還是碧綠的。那樹十幾株微彎着向裏，又是一個缺口，似乎也是個小碼頭，你看柳樹灣旁邊，正開了一隻小船，緩緩的向長江下游駛去。潘必正心想，這個菴的所在，倒是出門便當，菴門上下，全有碼頭可上。

再轉到向西的窗戶一望，也是楊柳栽列成行，不過樹的空當，露出無數截長堤，漸漸向遠，一直到看不見。靠裏有略微露出遠山的影子，顏色青青，和那些野田裏的稻莖，顯出老綠色，也是越遠越淡，以至望不着邊際。

再換一個窗戶，而就向東。除了西方所看到的外，便是一個漁村，有幾十戶人家，圍着長堤。葱鬱的樹木，整潔的籬門，遙遙地對了這水雲菴。住在這個菴裏，可以說四周全是水村生活，在繁華市場裏住久了，來這裏換換自己塵境，確是很好的。

自己看看這園子，倒真是個理想的讀書之處，自己十分滿意。正打算下樓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陣秋風吹過，長江的水，略微起了浪花，白的浪頭，一個跟着一個，連綿不盡。那樹林中也起了

一種沙沙之聲。配起江浪汨汨，這很能引起人的遠思。看到這種景象，必正忽然又想起剛才看的那副對聯來了。「聽來春樹詩，大江東去。」心裏想，何必要春天，就是這秋天，聽到樹聲、江浪聲，也會讓人有悠悠不盡之情呵！這副對聯，確實不錯，可惜題句主兒把名字塗了，這裏總有一點意思，等到菴裏混熟了，我得問問。於是又看了一看，本來麼，宋朝遷都南下，金兵佔了開封，實在是人事已非，這個句子，題的沒有錯呀！自己想想，對樓外景緻看看，心想這樣的江景，何等開闊，看看眼前風景罷，不想這些了。

這時，忽然聽見樓下屋子裏有揩抹桌椅的聲音。必正便下樓來看。只見道全在打掃屋子，剛剛掃完。潘必正連忙作揖道：「有勞了。」道全把手裏拿着的掃帚簸箕，歸理到一邊。笑道：「這是應當的呀，房屋不打掃乾淨，叫你怎麼住呢！」潘必正道：「請問，這樓上有好些人題詩，這些人都是有名的人嗎？」道全道：「大概是罷。這個要問住持，她是知道的。再說那詩句後面，總有他們的姓名，有名沒有名，總也看得出來罷？」潘必正道：「奇怪！我剛才在樓上看到一副對聯，寫了一張白紙。照我看，對聯和字，都還不錯。後面的落款，却把墨塗了，分明是不願把名字告訴人。」道全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是妙常題的。後來師傅說，出家人不要說北雁南飛的這些話，對聯隨他，名字不必留，就把墨來塗了。」潘必正兩手一拍，點頭道：「我猜就是一個女的哩。不過看她的字句，心情很沉重，有點不大得意罷！」道全道：「這個……不大明白。」

說這話時，必正看道全有四十多歲年紀。穿着灰色尼衣，黑色圓帽，是位落了髮的尼姑。因道：「師姑，你已經是落髮了。不落髮的菴中還有幾位？」道全道：「不落髮的還有兩個，妙常就是一個。」潘必正道：「打掃房子這些瑣事，還要師姑來作，鄙人心裏不安！」道全聽了這話，十分高興，便道：「這沒有什麼。這菴裏有規矩的，認得字的，作識字的事情，不認識字的，作那不識字的事情。我吃虧就是不認識字。」潘必正道：「不識字的倒往往得成正果呀！」道全越發歡喜，在外面屋子站着，身邊有一張圓桌，將手指敲了桌沿道：「你太誇獎了。」潘必正道：「現在沒有什麼事，師姑請便。回頭想起了什麼事，一定請教。」道全笑道：「你太客氣了。有事就找我罷。」潘必正點點頭，道全就含笑而去。

潘必正等道全去後，然後信步出了屋子。慢慢地走來，不覺走到野塘邊，看那水中的蓮花，僅僅剩了一兩朵，其餘都成了蓮蓬，或者成了光桿。那荷葉也大半都枯萎了。必正站在塘邊，手攀了一枝楊柳，儘管沉吟不語。忽聽到水裏的野鴨拍拉一聲響，飛上天去。必正立刻抬頭一望，只見一個人身穿綠色衣服，已走上長可丈餘的板橋。那人手持兩朵蓮花，緩緩而行，姿態十分瀟灑。再看那人頭上梳有髮髻，當然是帶髮修行的尼姑。這是誰呢？應該是妙常罷？潘必正心裏想着，情不自禁的，就走過去要看一看。可是兩個人一個在塘那邊，一個在塘這邊，等着潘必正跑到塘那邊，人影却不見了。

等潘必正回到屋裏，只見進安進來了。給相公泡了一壺茶，還帶上兩個茶杯。潘必正道：

「姑奶奶叫你泡着茶來了。」進安道：「是的，姑奶奶還親自到廚房裏去，指點廚子做菜給我們吃呢！」潘必正道：「你聽到姑奶奶叫做什麼菜？」進安道：「無非是麵筋豆腐等類。這常年吃素，你……你吃不慣罷？」說着，看了看相公的顏色。潘必正道：「不要胡說。我們在家裏，不也就是常吃這些個菜嗎？要說吃得慣，知道嗎？」進安只好說是，便斟了一杯茶給相公喝。潘必正端了一杯茶，斜坐在椅子上，只管出神。那端茶杯的手，靠着椅靠。進安道：「相公，你想什麼呀？」潘必正道：「你看！臨安考試，沒有終場，就害了一場病，多麼掃興。幸而姑母很好，留我在這裏溫習書課。要不然，又回家去，那是多麼慚愧呵！」進安道：「那就好生溫課，等候下科罷！只是這裏，沒有玩的地方，有點兒悶人。」潘必正道：「有這樣一個清靜地方能够念書，還講究玩作什麼？以後，千萬不可亂說。」進安只好說聲是。潘必正又靠住椅子出神，自言自語的道：「不過地方實在太寂寞了。有二三良友，朝夕一碰頭，溫習書課，也容易長進，現在只有自己做老師，自己做學生了。」進安聽了只是嘻嘻一笑。

又過兩日，潘必正已吃過午飯，天氣還熱得很，就取了一把團扇，走到柳蔭下來乘涼。這裏有一塊草皮，自己就坐了下去。下面就是草塘，看到有三四寸長的小魚，約莫二三十條，圍了一根蓮莖，在水裏吃浮而撒落的莧菜。必正見這裏很有意思，就拿了團扇，隨手招了兩招，只管看了下去。忽然聽見有人道：「相公觀魚，知魚樂乎？」抬頭一看，却是妙常。潘必正連忙站了起來，拱手道：「仙姑，也出來散散步？」妙常道：「這個……到園中有點事。魚很有趣罷？」潘

必正道：「的確有趣。這裏的魚，沒有人釣或網打，得了食大家搶着吃，他們的樂就在這裏。」妙常把手摘取一小枝柳條，笑道：「這倒是很知魚樂。」

潘必正道：「我倒想起了一件事。前兩天我上樓玩耍，看到一副對聯，作的很好，可惜把下款塗了。下樓問起道全師傅，知道是仙姑作的。請問仙姑，爲什麼把下款塗了？」妙常道：「哦！這副對聯，相公也看見過的？至於塗了名字，道全沒有同你說起什麼原因嗎？」潘必正道：「她倒是說起過原因的。說是住持叫你塗去的，可是我想……」妙常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潘必正道：「鄙人剛才看魚，仙姑說我已知魚之樂。現在金兵南下，人民也就逃難南奔。你那個雁，好像是指人說的，那也說說何妨呢？人就不應當知道雁的疾苦嗎？」

妙常道：「那是當然可以的。不過……等哪天有工夫，我再同你細說罷！」

但她雖然這樣說了，可是她手上拿的柳枝，搓擲得粉碎，手上只剩光幹子了，就順手給了潘必正。潘必正也就很客氣地伸手接着。妙常原是一心在想心事，沒有想到會交給人家一節柳條，現在交出去了，又不好意思取回來。只好說：「再談罷！」說着，她就很快的走開了。

三 渴者甘飲

潘必正接着那柳枝，猶帶有兩個圈圈，心想，這是什麼意思呀？在這柳樹枝要交出來的時